

何炳松
孫俚工編著

復興高級中學
國文課本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

衛生學

第一冊

程儼章編著

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

* 按照新課程 *
* 標準編輯 *
* ***** *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G634.3
113

復興高中
國文課本
第一冊

何炳松
孫良工
編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64 3181 9

列粗只作法

編輯例言

一、本書遵照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頒行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編輯；

一、本書分爲六冊，每學期教學一冊，足供高級中學三學年之用。

一、本書編製每冊分爲九學程，每學程占時間兩週，在一學程中之教材務取其相類或有關聯之篇目，以便學者充分研讀，充分練習；

一、本書根據教育部最近功令，高級課程應多採啓發式的教授，其特點：

(1) 註釋難字難句，只以偏僻者爲限，其普通字句應考查出處者，概附圓點於其旁，使學者自由考查詮釋。

(2) 每學程後附教學舉要：

(A) 目的，(B) 作法。

(3) 關於作法只粗列綱目，約舉重要參考書物，俾學者循其門徑，自由研究，不爲注入式的教授

編輯例言

國文課本 第一冊

法所限，自啓爲學求知之方；

高級
中學

國文課本第一冊

目錄

一 遊龍山記	麻 革	一
二 畫記	元好問	五
三 苦齋記	劉 基	九
四 求古齋記	方孝孺	一一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雜記		
五 江天二傳	汪 琬	一五
六 戚繼光傳	明 史	一九
七 王剛節公家傳	梅曾亮	二八
八 周梅圃君家傳	姚 鼐	三一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文法名詞(一)

九 送孟東野序……………韓愈……………三四

一〇 別趙子昂序……………吳激……………三七

一一 贈王仲縉序……………方孝孺……………三九

一二 彭躬庵七十序……………魏禧……………四一

第三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贈序

一三 方植之文集序……………管同……………四五

一四 湖南文徵序……………曾國藩……………四八

一五 孟子題辭……………趙岐……………五一

一六 書荆軻傳後外跋二篇……………劉大櫟等……………五五

第四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序跋

一七 古詩外五首……………無名氏……………六一

一八 詠懷外陶潛雜詩三首.....阮籍.....六三

一九 古風外白居易續古詩二首.....李白.....七〇

李娃傳.....白行簡.....七二

第五學程 教學舉要作法 文法名詞(二).....李成.....八四

李氏山房藏書記.....蘇軾.....八四

截冠雄鷄志.....李道元.....八七

水經注.....鄧道元.....八九

法雲寺志.....楊銜之.....九二

第六學程 教學舉要作法 文法代名詞.....楊銜之.....九二

姚平仲小傳.....陸游.....一〇〇

胡孝廉外傳.....王暉.....一〇二

吳同初行狀.....顧炎武.....一〇六

目錄.....張樹.....一〇六

二八 書沈通明事……………汪 琬……………一〇九

第七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傳狀

二九 崔九弟欲往南山外九首……………王維等……………一一三

三〇 磧中作外十首……………岑參等……………一一六

三一 秋興八首……………杜 甫……………一一八

三二 秋思……………馬致遠……………一二一

第八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詩

三三 復魯絜非書……………姚 鼐……………一二五

三四 答李翊書……………韓 愈……………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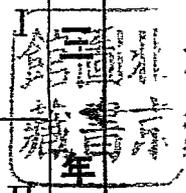
三五 答汪大紳書……………袁 枚……………一三〇

三六 登大雷岸與妹書……………鮑 照……………一三三

第九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書牘

文體分配表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學年	
									項 學 期	學 年
書牘	詩曲	傳狀二	記二	詩小說	序跋	贈序	傳狀一	記一	I	一
書牘	詞賦	論二	說二	樂府	箏箏 祭銘	碑誌	論一	說一	II	年
宋詞	宋詩	宋文	元金 元曲	元明 詩詩	明文	清詞	清詩	清文	I	二
詩經	楚騷	漢漢 樂府	漢漢 賦文	晉晉 魏魏 詩文	北北 朝朝 詩文	南南 朝朝 文賦 詩賦	唐詩	唐文	II	年
代漢 學術思想	代北南 學術思想	代唐 學術思想	全 前	代宋 學術思想	元明 學術思想	代清 學術思想	全 前	代近 學術思想	I	
諸子總論	六經總論	韓非子	墨子	莊子	老子	荀子	孟子	孔子	II	



作法分配表

學程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I	II	I	II	I	II
一	記事作法	說明作法	修辭 (修辭之重要)	修辭 (想像的修辭)	辯論術 (定表)	辯論術 (演說論證與)
二	文法名詞一	文法動詞一	文法形容詞	文法 接續詞一	文章總論 (寫法)	文章之美質 (純粹與透澈)
三	贈序作法	碑誌作法	修辭 (比較的修辭格)	修辭 (想像的修辭)	辯論術 (隱喻)	辯論術 (因果論證)
四	序跋作法	箴銘作法	文法副詞一	文法 接續詞二	文章總論 (章法)	文章之美質 (樸實與精密)
五	文法名詞二	樂府作法	修辭 (比較的修辭格)	修辭 (曲折的修辭)	辯論術 (證據)	辯論術 (類比論證)
六	文法代詞	文法動詞二	文法副詞二	文法助詞	文章總論 (句法)	文章之美質 (樞密統一貫串)
七	傳狀作法	議論文作法	修辭 (聯想的修辭格)	修辭 (重複的修辭)	辯論術 (提要略及辯詞)	辯論術 (謬誤)
八	詩歌作法	詞賦作法	文法介詞	文法嘆詞	文章總論 (字法)	文章之美質 (深刻簡練生動)
九	書牘作法	文法動詞三	修辭 (聯想的修辭格)	修辭 (重複的修辭)	辯論術 (辯證的方法)	辯論術 (駁論)

長
困

對美批評

站四小時

現在時可不

可以休息

困長

司
長

高級
中學

國文課本第一冊

一 遊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遊洛，因避地家焉。如安几鳥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

革代以來，自隴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

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也。世其未嘗一游焉。

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是也。

不少屈。玉峯坐上坐。

長
團

對美批評

站四小時

現在不

可以休息

團
長

高級中學
國文課本第一冊

一 遊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遊洛，因避地家焉。如安儿鳥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

革代以來，自瀛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

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未嘗一游焉。

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

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

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下。

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蘢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溇瀦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

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

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

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巒岈巧鬪，誠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合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芒，如奔局然；徜徉者久之。夤夜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菴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陵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

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虛兮者是也。

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日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台，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峯，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峻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

臥念茲遊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注 ○龍山在山西渾源縣西南四十里，亦名封龍山。金末李治，元好問，張德輝賞遊此山，時號

龍山三老。○麻革元虞鄉人，字信之，正大中，與張澄，杜仁傑輩隱內鄉山中。教授生徒，日以作詩為

業。人稱貽溪先生。有貽溪集。○中條山名，在山西永濟縣東南十五里。山狹而長，西華嶽，東太行，此

山居中，故日中條。

二 畫記

張萱四景宮女

丁樹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為飾，綠琉璃磚為地。女學生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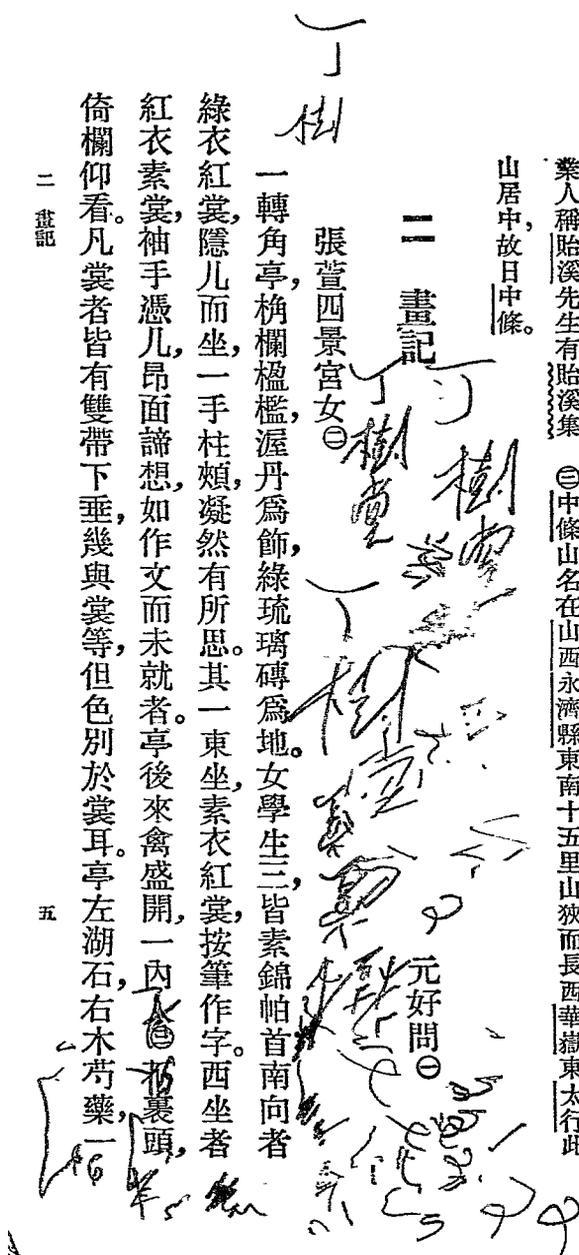
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

紅衣素裳，袖手憑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

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

二 畫記

五



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盛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載，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二人環冰盤坐。其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白衣相對。女待二，一絜祕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蓉瀉瀉，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杌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

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褙，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託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穿衣綠繡褙，裁繡段，一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納整脊獸，獐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傍，其枝柯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楹，花帽冪首，衣袖寬博，鉤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攀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棒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斑，不知何物爲

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芻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

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遺山集)

注

○元好問金人，字裕之，號遺山，中興定進士，金亡不仕。詩文爲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有遺山集，中州集，續夷堅志，唐詩鼓吹及箋註。

○張萱唐京兆人。善畫山水，花蹊竹樹，點綴皆極

妍巧，嘗以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畫長門怨，甚有思致。

○內人，南史：陳高祖崩，蔡景歷共宦者及內

人，別營斂服。唐書：邢文偉上孝敬皇帝書云，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皆指宮人而言。○長門怨爲陳

皇后而作。后失寵，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觔，令爲解愁之辭。相如爲作

長門賦，帝見而傷之，故得親幸，後人因其賦而爲長門怨。見樂府解題。○界畫，畫家作宮室樓臺等，

用界尺作直線，曰界畫。元湯垢謂世俗論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界畫至難。唐至五代，僅郭

忠恕一人耳。

三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枕、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苈之菜，檣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旗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檣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澗澗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蕘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

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

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依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④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茶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腸，不可以食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

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注 ④ 劉基明青田人，字伯溫，元末進士。曾佐太祖滅陳友諒，執張士誠，降方國珍，北伐中原，遂

成帝業。授太史令。基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翠眉公集等書。 ①章溢明

浙江龍泉人，字三益，天性孝友，元末統鄉兵屢平劇盜。授浙東都元帥，辭不受。後隱匡山。②匡山在

浙江龍泉縣南一百二十里，其山四旁奮起，而中低下，狀如箕，因號匡山。③膏粱肥肉美穀也。

「孟子」一「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四 求古齋記

方孝孺 ④

生乎古者，豈能善人乎！生乎今者，豈能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

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

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人雖非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鄰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問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答問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

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

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不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義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④取其二三策，曾謂孔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於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

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注 ①方孝孺，明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從宋濂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建文初爲侍講學

士。燕師入，因不肯草詔，被殺。有侯成集，希古堂稿，學者稱正學先生。②滄浪之孺子，見孟子離婁上。

③耦耕之隱者，見論語微子十八。④武成之書，周書篇名，言武功告成也。『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見孟子盡心章下。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古代記事文之題材及其作法爲主旨。第一篇題材是自然風景，作法是遊記式，夾敘夾描；第二篇題材是人物風俗，作法是如實刻畫；第三、四兩篇，題材均取抽象的意義。而作法三是說明式——說明苦之意味；四是議論式——論斷求古之是非。

二、作法：——雜記。

(1) 雜記之類別：

(A) 山水遊記，

(B) 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紀亭台，

(C) 記書畫記古器物，

(D) 記山水，

(E) 記瑣細奇駭之事，

(F) 記遊讌觴詠之事。

(G) 記學理。

(參畏廬論文十九頁至二十頁孫俚工譯中國文學通論上卷第四章均本館出版)

(2) 雜記之作法。

(A) 材料之搜取，

(B) 結構，

(C) 描寫——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人物之形狀，聲音性情等。

(參曹冕修辭學下篇第一章本館出版)

(3) 雜記與抒情說理之關係的研究。

(參夏丏尊文章作法第二章第五節曹冕修辭學下編性情之描寫)

五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

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嘆，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

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賊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

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

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谿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掎角。」遂築關。已而

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陣，不稍怠，聞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

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困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

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屍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

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二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

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駒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剖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一本名景別，自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注

○汪婉清長洲人，字茗文，號鈍菴，晚居堯峯，因以自號。順治進士官編修。其文根柢六經，出

入廬陵，震川間。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皆有發明。時魏禧、侯方域，並以古文擅長，與婉稱三家。有鈍

翁前後類稿，堯峯詩文鈔。

○金聲明休寧人，字正希，好學。工舉子業，名震一時。崇禎初進進士，授庶

吉士。南都陷，聲糾集義勇，分兵扼六嶺。後爲清所執，不屈死。

○左良王明臨清人，字崑山。與張獻忠

李自成戰，拒清兵，頗有功。福王時，引兵討馬士英，至九江死。官至太子太保。

○馬士英明貴陽人，字

璠，萬曆進士。北京陷，士英等立福王於南京，進太保。與阮大鍼相結，專權昏憤，日事報復。後爲清兵

所殺

六 戚繼光傳

明史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

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慳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織其魁，燬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溫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二等。

江。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

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為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

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

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

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不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

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寧，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斬馘二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

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

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

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也。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

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卻之。

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晝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

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筦，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而朶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萬曆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峯口索賞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明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禿令入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

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土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保，錄功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廕賚。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猶時躡內地。總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

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臯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二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

弟繼美，亦爲貴州總兵官。

注

○明史清張廷玉等撰。凡三百三十六卷。體例整齊，頗爲史家所稱。○倭人種名。「漢書

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師古注」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亦曰倭奴。又舊稱日本人爲倭奴。元史「日本國在東海之東，故稱倭奴國。」

○俞大猷明晉江人，字志輔，別號虛江。舉嘉靖武會試，除千戶。進參將，移浙東。屢以舟師破倭，時稱俞家軍。擢廣東總兵官，平惠潮羣盜。經略廣西，滅海賊，平古田獍，積寇盡除。威名震南服。有洗海近事，論用兵委曲。

○岑港，在浙江定海縣西北。相傳古六國港口。南北舟航鱗集，爲縣要汎。明胡宗憲

誘誅海賊汪直，其黨遂據岑港。

○飲至，古者戰勝而歸，飲於宗廟。曰飲至。

○馬芳，明蔚州人。字德

馨。嘉靖間歷蘄鎮，宣府總兵。起行伍，十餘年爲大師，大小百十戰，身被數十創。善以少擊衆，未嘗不大勝。擒部長數十人，威名震邊陲。爲一時將帥寇。

④李成梁，明朝鮮人，字汝契。萬曆初，累官遼東左都督，其始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震絕域。

⑤徐階、高拱、張居正，徐階明松江華亭人，字子升，嘉靖進士。東閣大學士。時嚴嵩擅權，階外事嵩甚謹，內結帝心，卒逐嵩。稗政多所匡救，後爲高拱所扼，致仕歸。有世經堂集，少湖文集。高拱明新鄭人，字肅卿，嘉靖進士。官文淵閣大學士。始徐階甚親拱，引入直。拱驕責，負氣，頗忤階，屢與之抗。以私怨逐胡應嘉，於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歸。隆慶中復召拱爲大學士，益專橫，專與階相抗。然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神宗卽位，爲張居正、馮保所排。有高文襄公集。張居正明江陵人，字叔大，別號太岳。嘉靖進士。神宗時代拱爲首輔。飭東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有書經直解，太岳集，太岳雜著，帝鑑圖說。

七 王剛節公家傳

梅曾亮○

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

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尤惜之。

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寧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遊擊，攝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殫其酋，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爾、葉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猺民趙金隴亂湖南，殘常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

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酋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峽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連花汎、冷水衝、金竹銀、桃花衝、紅泥田各猺，及排後猺，亦就擒服，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

壽春鎮總兵。

自遊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誠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無以救敗。

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門，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門，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衆，揮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鬪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爲偵侯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

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例賜諡卹，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論曰：予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

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履，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軍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懦者立焉。况公之武勇者哉。

注 ○梅會亮，清上元人，字伯言，道光進士。古文紹姚鼐之傳，詩天機清妙，皆爲時推服。告歸主

揚州書院，有柏楳山房文集。○英夷擾海疆，卽鴉片之戰，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我軍爲英所

敗，訂約十三款，其重要者：（一）賠英兵費一二〇〇萬，商欠三〇〇萬，烟價六〇〇萬兩；（二）開廣州

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三）割讓香港；（四）兩國往來文書，皆用平行格式。英約定後，法美兩

國，亦援例與我締結通商條約，此戰實開我國國恥之端。○巴圖魯，滿洲語，譯言勇士。

八 周梅圃君家傳

姚 鼐 ○

梅圃君長沙人，周氏，諱克開，字乾三，梅圃其自號也。以舉人發甘肅，授隴西知縣，調甯朔。

其爲人明曉事理，敢任繁劇，耐勤苦，甯朔屬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

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於河。故旱澇皆賴焉。

唐延渠暗洞壞，甯夏縣吏欲填暗洞，而引唐渠水盡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督工，復循舊制，兩縣皆利。

大清渠者康熙年始設，長三十餘里，久而首尾石門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遠。君在甯夏多善政，而治水績最巨，民以所建曰周公牖、周公橋云。

累擢至江西吉南道，以過降官，復再擢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以收糧毒民以媚上官者，習爲恆矣。君素聞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撫臣姑應曰：諾。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而其時海塘方急，請移使治海塘。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君改建海岸石塘，塘大治，被勞疾卒於任。而王亶望在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

其家之安也。

君卒後，家貧甚。天下稱清吏者曰周梅圃云。

姚鼎曰：梅圃乾隆間循吏也，夫爲循吏，傳史臣之職，其法當嚴，不居史職，爲相知之家作家傳，容有泛濫辭焉。余嘉梅圃之治爲之傳，取事簡，以爲後有良史取吾文以登之列傳，當無愧云。

注 ○姚鼎，清範從子，字姬傳，一字夢穀，乾隆進士。遷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與方苞、劉大槐倡爲古文，世因目爲桐城派。有惜抱軒全集、九經說、三傳補注等書。學者稱惜抱先生。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傳狀之內容及形式爲主旨。第五六兩篇爲一般的傳記，第七八兩篇爲家傳。

二、作法——文法名詞（一）

（1）名詞之種類：

（A）獨有名詞與公共名詞，

(B) 物質名詞與抽象名詞。

(C) 集合名詞。

(2) 名詞之位置：

(A) 主位 (主次)

(B) 賓位 (賓次)

(C) 領位 (偏次)

(參馬氏文通卷二，二之一，卷三，三之一。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二章。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二章子丑二節。)

九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

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

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常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弘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其以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④，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注

①孟東野，名郊，字東野，唐武康人。爲詩有理致，韓愈引爲忘年交。年五十登貞元進士第。有

孟東野集。

②韓愈，唐昌黎人，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文章宏深奧邃，佐佑六經，卓然自成一家。後學

之士，取爲師法，故世稱韓文。門人李漢編其文，爲昌黎先生集。

③推斂，斂，卽奪字，強取也。「四時之

相推斂」猶四時之相嬗遞也。

④李翱，張籍，李翱，唐趙郡人，一作成紀人。字習之，貞元進士。官至山

南東道節度使卒。始從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有論語筆解，五木經，李文公集，張籍，唐烏江人，字文昌，第進士。韓愈薦爲國子博士。當時名士，皆與之游，而愈尤推重之。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有張司業集。

一〇 別趙子昂序[○]

PPPA 吳 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三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

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鬪毬是衣，蜺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余夔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

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鐘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讖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窔。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鶩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注 ○趙子昂，名孟頫，字子昂，元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因賜第湖州，故爲湖州人。著有荷書注，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又有松雪齋集，詩文奇逸，又擅畫水山花鳥，頗爲精緻。

一一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飢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

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

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嚙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吾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予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



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注 ○方孝孺，見前第四篇注 ○張氏，卽張士誠，元泰州人，小字九四，以操舟運鹽爲業。

未起兵，陷泰州，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據有吳中，又稱爲吳王。有土地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後爲明將

徐達，常遇春擒送金陵，自縊死。自起至亡凡十四年。○林處士，卽林和靖，宋錢塘人，字君復。

湖二十餘年，吟詩，栽梅，養鶴以終老。有詩集傳世。

一一 彭躬庵七十序

ノシムル所也

方晨起，聞之，蓬頭垢面，褐被走

霖曰：『何如？』是時先生長予十四年，爲名

跼促鄉里，名不出州府，而先生一見，特與爲兄弟交，古人所

然吾兩人山居，爭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動色厲聲，張目至

退而作書數千言相攻謫。兩人者或立相受過，或數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嘗略有所

芥蒂。而先生性尤嚴烈，無鉅細事，輒危言切論以警懼之。余嘗謂易堂諸子曰：

『吾生平多君子交，所奉爲益友畏友者，必以躬庵爲首。蓋其言之切中，可奉爲

絃，而其不必中者，吾亦可儲爲藥石也。』余於是而歎夫人朋友之功蓋幾與生成

等。

且夫一鄉一曲，莫不有忠信之士，可寄託之人。然而賢人君子之足名於天下後世，不多見者，則何以故？蓋無特達偉俊之人，爲之開發其胸智所不知，夾持其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以其鄙志陋識，自私自利之學術，教導而薰陶之，是以雖有美質，終於汨沒而不能自立以有成也。豫章之才，松柏之木，可以歷霜雪勝棟梁也明矣。然而無場師焉，爲之識拔灌漑，長養而護持之，使之雜生於槭柞之中，瘠土之上，牛羊斧斤，又從而尋之，其得成材者幸矣。而其能自樹植以有其天年者，然且根莖不衍，枝幹不强，而不足以勝棟梁，悲夫！

吾甚惜乎鄉曲之士，忠信可寄託之才，而終與槭柞弱草同類而並腐也，則甚矣余之多幸也。

先生老不忘世，四十年不安其席，比游楚，阻兵不得歸，或有以高官達爵餌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及歸，而先生適七十，易堂諸子，咸謂先生得出處之正。夫百里奚七十而入秦，先生七十而去之，其義當必有在。而先生則曰：吾不敢負我朋

友也。噫，此吾所以交三十五年而如一日者也！

先生出矢言，謝遠近交之，以詩文來壽者，余則何能已於言，故不敢誦言以侑先生之觴，而私序之以告同學云。

注 ○魏禧，清際瑞弟，字叔子。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時人號寧都三魏，又與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同邑李騰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及兄際瑞、弟禮等九人，爲易堂學，以古文實學爲歸。士風不變，稱易堂九子。有文集詩集及左傳經世。○醯雞，微蟲名。「莊子」：「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酒上蠅蠖也。○智井，廢井也。左傳：日於智井而拯之。○易堂諸子，見前注○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贈序之體例及內容爲主旨。

二、作法——贈序。

(一)贈序之源流——贈序是偏於抒情的一種文體。唐以前不會見，至唐始有之。姚鼐云：「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壽序是贈老年人之

抒情文，有祝賀之意。發生於宋末元初，至明中葉以後而盛行。歸有光之集中，竟達八十首之多。

(2) 贈序之類別。

(A) 贈送與留別——以作者之地位言，可分爲贈送與留別二者；本學程第九第十一兩篇屬前者之例，第十篇屬後者之例。

(B) 純抒情與說理兼抒情者——以文章之風格言，可分爲純抒情與說理兼抒情二者；前者可舉李白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以爲例；後者舉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以爲例。

(均見高中國文略讀第一冊第三組。)

(C) 勸勉與祝賀——以作者主言之態度言，可分爲勸勉與祝賀二者；前者，本學程第十一篇卽其例；後者屬於壽序，第十二篇卽其例。

(參畏廬論文第十八頁至十九頁，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上卷第四章。)

一三 方植之文集序

管 同 〇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

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皋陶有言，稷契輩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任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勳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

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傳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

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

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剏說著書，其言虛僞龐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荀、韓、楊、李是也。有

爲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周之功，敵精疲神，作爲文字，使愛者與俳優併畜，而憎者至以相訾警，其亦可謂愚矣夫！

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

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注 ○管同清上元人，字異之，道光舉人。從姚鼐游，以文名家。簡嚴精邃，能曲當法度，兼工詩人。

以爲得蘇黃之朗峻。有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

一四 湖南文徵序

曾國藩○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

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

自羣經而外，百家箸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

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

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

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

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

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翫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注

○曾國藩，清湘鄉人，字濂生，號伯涵，道光進士。官禮部侍郎。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毅勇侯。爲同治中與功臣第一。有曾文正全集。○屈原，戰國楚人，名平。

別號靈均。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譏之。王怒，疏原，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頃

襄王立，復用譏諫於江濱，原乃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懷石自投汨羅江死。○周子，卽周

敦頤。宋營道人，字茂叔。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說及通書。爲宋理學之開山祖。二程皆其弟

子。所居曰濂溪，世稱濂溪先生。

一五 孟子題辭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故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併；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于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以既衰微，分適他國。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爭奪。當世取土，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滋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

紅紫亂朱；于是則慕仲尼，周游憂世，遂以儒道遊于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六藝之喉衿也。孟

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⑤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⑥宋桓魋欲害孔子，夫子稱天生德于予；^⑦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⑧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孟子既歿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⑨嬰戚于天，

邁屯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①十有餘年，心剝形瘝，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予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

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與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注 ①趙岐，漢京兆長陵人，字邪卿，仕至太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②三桓，春秋

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皆桓公之所出，故曰三桓。文公以後日強，昭公欲去之而被逐，三桓益盛。 ③

子思，春秋魯孔鯉子，名伋。受學於曾子，獨傳孔門心法。作中庸以述父師之意，後世稱爲述聖。 ④楊

朱、墨翟，楊朱戰國時人。孟子：「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按楊子無書傳於世。惟列子

中載其學說。與墨子之兼愛說相反。墨翟，戰國魯人，仕宋爲大夫，倡兼愛尙同之說，流行頗盛，當時與

儒家並稱。其門人所記，有墨子十五卷。④見論語衛靈公章。⑤見孟子梁魏王章上。⑥見論語述而章。⑦見孟子梁魏王章下。⑧論語：五十而知天命。⑨八紘。淮南子：「八殞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注」紘，維也，維絡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

一六 書荆軻傳後①

劉大櫟②

天下之變，不幸出於君父之大，當傾危之頃，有健丈夫起而圖之，惟其萬全而無害，乃可以杜塞囂囂之口；其或出天時人事之窮，一敗而不可復收，則天下後世之議，必紛然而起，此古之忠臣義士，所爲悲傷而痛悼，而持兩端者，往往徘徊於進退之間而不能決也。

昔者秦之將滅六國也，燕太子丹既爲質於秦而歸，慨然念國亡之無日，社稷之不得血食，食不甘味，寢不安枕，鄒衍以迎荆軻。荆軻提三寸之匕首，直指虎狼之秦庭，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搥其胸，始皇死則必亂，秦亂然後燕出勁師，合韓、魏、

齊、楚六國之衆，并力西嚮，則秦可以滅，而燕可以王。惜乎天不祚燕，舞陽勇士也，奉督圖而色變；荆軻知刺劍之術，而中銅柱不可拔。其後秦急攻燕，而燕亡。議者不察，遂以丹之謀爲速禍，而目荆軻爲盜。夫秦欲得天下耳，雖使燕奉臣妾於秦，秦猶將滅之，何係於荆軻之有無哉？彼趙、魏、齊、楚五國者，不聞有荆軻入秦之舉也，早已先燕而亡矣。且夫秦未嘗得天下也，燕之與秦，競爲敵讎，其勢不容以兩立，荆軻燕人，爲燕而擊仇讐之秦，使其事成，則軻之功不下於蕭、曹、平、勃，雖其不成，猶將比跡於周苛、樅公，㊟非匹夫倡亂以賊其長上所可同日語者，而目之爲盜，於義何居？

自是之後，張良襲其餘智，椎秦於博浪之沙，其事亦不成也，而論者謂子房爲韓報仇。夫良於韓之旣滅，猶可爲韓報仇，豈太子於燕之方盛，獨不可爲燕報仇哉！良之擊，擊之於秦旣得天下之後，亂民也；荆軻之刺，刺之於秦未得天下之先，非亂民也。

今夫書陽虎㊟爲盜者，以竊寶玉大弓爲蒙昧不明之事，其果出於陽虎歟，未

可知也。持匕首而入秦庭，豈蒙昧不明之事乎？且寶玉大弓，孔子第知有竊之者耳，而傳者實之，以爲此陽虎也，其是否未可知也。持匕首而刺秦王，衆知其爲荆軻，而乃於千有餘歲之後，疑之爲盜哉！

余以爲荆軻義士，而丹忠臣孝子也，獨惜丹操之已迫，荆軻欲有所待勇者與俱，而丹遲之，至使舞陽震懼，秦庭之中，惜軻一人，故擊秦王不中耳。設使有勇者爲之左右，秦王欲環柱而走，不可得也。嗟夫！後之學者，欲譏論古人，則必置身於古人之地以度其心，而毋拘牽於成敗之跡。使刺秦之事成，則天下之頌勇知者，將在太子與軻，惟其不成，而紛紛之說得以隨其後。然則世之爲君父而舉事者，其必要其成而後可哉？

附跋二首

跋文與可墨竹^⑤

蘇軾^⑥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洒，不能自己，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

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辟去，人就求索，至歲終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己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跋文與可飛白

前人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旣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若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注 ○荆軻，戰國齊人。善擊劍。爲燕太子丹以匕首刺秦王，不中被殺。 ○劉大櫟，清桐城人，字

才甫，號海峯。工古文，喜學莊子，詩格極高，有海峯詩文集。爲桐城派之一。①周苛，樞公，周苛漢沛人，高帝時御史大夫。項羽拔榮陽，生得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萬戶侯。苛罵曰：若不趣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之。樞公漢高祖將，與周苛同守榮陽。項羽拔榮陽時被殺。②陽虎，春秋魯人，字貨。爲季氏家臣，事季平子，平子卒，虎遂專政，欲去三桓。却定公與叔孫州仇以伐孟氏。虎敗，脫甲赴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譚陽關以叛。魯師伐之，奔齊，復奔晉。③文與可，宋梓潼人，名同。號笑笑先生。皇祐進士。官司封員外郎。善畫竹及山水。有丹淵集。④蘇軾，宋洵子，字子瞻，嘉祐中試禮部，歐陽修擢置第二。軾師父洵爲文，又天性聰秀，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體涵渾光芒，雄視百代。有易書傳，論語說，仇池筆記，東坡志林，東坡全集，東坡詞等凡數百卷。

第四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序跋之體例及風格爲主旨，第十三第十四兩篇爲文集序，但第十三篇爲別集，第十四篇爲總集，第十五篇爲題辭的好例，第十六篇爲書後的好例。末附跋例二篇。

二、作法——序跋。

(1) 序跋之類別：

(A) 序——與敘同。說文：「次第也。」釋名：「抒也，抒洩其實，宣見之也。」辭學指南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普通卷首的序屬於是類。

(B) 引——引演也，有敷衍自見之意思的意義。通常置於卷首。

(C) 題辭——普通置於卷首，但韓柳以降，亦有稱爲題後的。

(D) 後序——與卷首之序相對，是置於卷末的序。

(E) 跋、書後讀——位置均在卷末，與後序同。

(2) 序跋之體式：

(A) 客觀地敘述其書之內容版本，及成功出版之年月，以及其他考證等爲正體；

(B) 夾議論或批評的爲非正體。

(參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上卷第四章)

一七 古詩

無名氏

上山采蘼蕪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指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織纈日一匹，織素五丈餘。纈將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從軍行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望是君家，松柏塚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

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詩四首○

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①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黃鸝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鸝，送子俱遠飛。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

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注 ○詩，四首，古詩源注云：『首章別兄弟，次章別妻，三四章別友，非皆別李陵也。鍾竟陵俱解作別陵，未必然。』
○蘇武，漢建子，字子卿。天漢初以中郎將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被幽十九年。昭帝時，匈奴與漢和親，始放歸。
○嘉賓，見詩小雅鹿鳴之什。

一八 詠懷（錄六）

阮籍○

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

二妃^㉑遊江濱，

逍遙順風翔。

交甫^㉒懷環珮，

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

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㉓，

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

萱草樹蘭房。

膏沐爲誰施？

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

一旦更離傷？

三

嘉樹下成蹊，

東園桃與李。

秋風吹飛藿，

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

堂上生荆杞。

驅馬舍之去，

去上西山^㉔趾。

一身不自保，
凝霜被野草，

何況戀妻子，
歲暮亦云已。

四

平生少年時，
西遊咸陽中，
娛樂未終極，
驅車復來歸，
黃金百鎰盡，
北臨太行道，

輕薄好絃歌，
趙李^④相經過，
白日忽蹉跎，
反顧望三河，
資用常苦多，
失路將如何？

五

步出上東門，^⑤
下有采薇士，^⑥

北望首陽岑，
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

凝霜露衣襟。

寒風振山岡，

玄雲起重陰。

鳴雁飛南征，

鷓鴣發哀音。

素質游商聲。

淒愴傷我心！

六

昔年十四五，

志尙好詩書，

被褐懷珠玉，

顏閔^④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

登高望所思。

丘墓蔽山岡，

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

榮名安所之？

乃悟羨門子，^⑤

噉噉今自嗤。

雜詩三首

陶潛^⑥

一
人生無根蒂，
分散逐風轉，
落地爲兄弟，
得歡當作樂，
盛年不重來，
及時當勉勵，

二

白日淪西阿，
遙遙萬里輝，
風來入房戶，
氣變悟時易，

飄如陌上塵，
此已非常身。
何必骨肉親？
斗酒聚比鄰。
一日難再晨，
歲月不待人。

素月出東嶺，
蕩蕩空中景。
夜中枕席冷，
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和，
日月擲人去，
念此懷悲悽，
揮杯勸孤影。
有志不獲聘。
終曉不能靜。

三

代耕本非望，
躬親未曾替，
豈期過滿腹，
御冬足大布，
正爾不能得，
人皆盡獲宜，
理也可奈何，
所業在田桑，
寒餒常糟糠，
便願飽粳糧，
麤絺以應陽，
哀哉亦可傷！
拙生失其方，
且爲陶一觴。

注 ○阮籍，三國魏瑯子，字嗣宗。司馬懿命爲從事中郎，封關內侯。不與世事，酣飲不常。籍能爲

青白眼，見禮俗之士，恆以白眼相加。作有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又著達生論及大人先生傳。

②二妃，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③交甫，人名，卽鄭交甫。④下蔡，地名，故城在

今安徽鳳台縣北三十里，今爲下蔡鎮。登徒子好色賦云：『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⑤西山，卽首陽山，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⑥趙李，卽趙飛

燕，李夫人。趙爲漢成帝之后，李爲漢武帝之妃。皆善歌舞，得寵二帝。⑦上東門，河南郡圖經曰：東有

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城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洞一所。⑧采薇士，卽指伯夷、叔齊而言。⑨顏、

閔，顏回春秋魯人，字子淵。孔門弟子。天資明睿，貧而好學，列孔子德行科。於弟子中最賢。孔子稱其不

遷怒，不貳過，年三十二歲卒。孔子哭之慟，後世稱之爲復聖。閔損，春秋魯人，字子騫，孔子弟子，居德行

科。少爲後母所苦，冬月，後母衣損蘆花，衣二子以絮。父知，欲出妻。損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遂止。母感悟，待三子如一。⑩羨門子，古之仙人。前漢書：『始皇東遊海上，求仙人羨門之屬。』應劭

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名。⑪陶潛，晉人，字淵明。性孤傲，不同時俗。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因不願

束帶見督郵，乃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職。世稱靖節先生。有陶淵

明集。

一九 古風

李白^①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②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齊有倜儻生，魯連^③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夕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願向平原^④笑。吾
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
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胡關饒風沙，
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
蔽榛莽。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鞞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
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
牧今不存^⑤，邊人飼豺虎。

續古詩

白居易④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黃砂磧。伶俜獨居妾，迢遞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隔。誰家無夫婦，何人不離拆；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妾身有存沒，妾心無改易；生爲閨中婦，死作山頭石。④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飢來何所爲。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櫪馬非不肥，所苦長繫維；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爲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飢。

注 ○李白，唐，蜀之昌明人。字太白，生於青蓮鄉，號青蓮居士。賀知章見其文，嘆爲謫仙。言於玄

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讒於貴妃，帝欲官白，貴妃力阻，白不得，志更醉酒高歌。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有李太白集。

○東陵侯，複姓。風俗通「東陵侯邵平，子孫氏焉。」

○魯連，卽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行請帝秦，仲連義不許。見衍曰：彼卽肆然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秦軍爲卻。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

逃隱於海上以終。

④平原君，戰國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趙，好賓客，至者數

千人。

⑤李牧，戰國趙人，北邊良將。守雁門防匈奴，匈奴不敢犯者垂十餘年，又大破秦軍，封武安君。

秦患之，使人讒於趙，言牧欲反。趙王斬牧，秦遂滅趙。

⑥白居易，唐人，字樂天。元和初入翰林學士。文

章精切，尤工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解。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六帖三十卷。

⑦山頭石，卽望夫石。幽

明錄：「武昌北山上望夫石，石若石人立。傳云：昔有貞女，其夫從役，走赴國難，攜弱子餓送此山，立望

而死，形化爲石。」

二〇 李娃傳

白行簡①

汾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

天寶中，②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

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耍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

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扇。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僮，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

「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煖，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

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

俄徙坐西堂，帷幕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

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日：『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

他日，娃謂生日：『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詞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日：『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

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去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

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纛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効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輦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層榻於

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髮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

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

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

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

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

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卻睨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日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

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

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書，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

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

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

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汾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

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暗詳其事。貞元⑤中，予與隴西公佐⑥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汾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注 ①自行簡，居易弟，字知退。唐貞元末進士，官至郎中。行簡敏而有辭，爲後學所慕仰。②天

寶，唐明皇年號。③薤露，古挽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其次章卽蒿里，言人死魂魄歸乎蒿

里也。本出於田橫門人。田橫自殺，門人哀之，爲作悲歌。漢時因以爲喪歌，至李延年始分爲二曲，以薤

露歌送王公貴人，以蒿里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謂之挽歌。④三事，謂大夫也。古謂三公

曰三事大夫，三公雖無職，而外與六卿之事，故謂之三事。大夫爲丈夫之成名，卽指三公而言。見詩疏。

⑤貞元，唐德宗年號。⑥公佐，姓李名公佐，字顓蒙，唐隴西人。登進士。有南柯太守傳，古嶽瀆經，盧

江馬媼傳，謝小娥傳等。文辭博洽，所紀多怪誕之事，理想之談。

第五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詩十八首，小說一篇。詩以明瞭漢晉古詩及唐代古風與擬古詩之風格爲主旨；小說以授予以唐代傳奇之題材及風格爲主旨。

二、作法——文法名詞（二）

（3）名詞之通假。

(A) 固有名詞用爲普通名詞。

(B) 形容詞動詞用爲名詞。

(4) 名詞之省略。

(A) 省在主位之名詞。

(B) 省在賓位之名詞。

(C) 省在領位之名詞。

(參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二章寅卯各節。)

二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之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

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冊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①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

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三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

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捨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注 ○李公擇，名常，宋建昌人，皇祐進士。少讀書於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留所藏書萬卷於室。

名曰李氏山房。有文集奏議，詩傳，元和會計錄。官至御史中丞卒。○蘇軾見十七篇注⑤。○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三墳書名。尙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五典書名。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索，古書名，八卦之說，謂之八索，見左傳疏。九丘，古書名，尙書序：九州之志，

謂之九丘。

一一一 截冠雄雞志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

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嚙啞，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巔。

翱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羣耶？

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效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

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必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

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雞義勇超於羣，羣皆妒焉，尙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注

○李翺，見前第九篇注④。

二三 江水

酈道元①

(一) 巫峽

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字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

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②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或竇，或方似屋，若比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頽巖所餘，比之諸嶺，尙爲竦桀。③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羣山，竝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純④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陽。

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阻；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

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江水又東逕石門灘，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爲陸遜所破，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嘆曰：『吾昔至京，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矣。

(二) 空冷峽

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之空冷峽。

峽甚高峻，卽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勢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督郵爭界於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爲不如也。

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竈也。

江水又東逕流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

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分夷道，佷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

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山松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崿，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徑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

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

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

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

（水經注）

注

○酈道元，後魏範子，字善長。官至關右大使，爲賊所殺。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有水經注四十

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太元，即晉孝武帝年號，太元二年，即西曆三七七年。

○棟桀，驚懼貌。

○郭景純，晉瑗子，名樸。博學高才，詞賦爲東晉之冠。嘗從郭公受青囊書，由是洞

知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所占多奇效。元帝時，爲尙書郎，後爲王敦所殺。嘗注爾雅、山海經、三蒼、方言、穆

天子傳、楚辭、子虛、上林賦，又有葬書及玉照定真經，都數十萬言。

二四 法雲寺

楊銜之○

法雲寺，西域烏陽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牆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

之。作祇洹^㊸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塗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㊹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㊺伽藍^㊻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掄揚；祕咒神驗，閻浮^㊼所無也。咒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賣舍利骨^㊽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寺北有侍中尚書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耀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嘆服。彧性愛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柳，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案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玄奧，忘其褊悖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常爲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入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㊾及爾朱兆入京師，彧爲亂兵所害，朝野痛

惜焉。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尺餘。景明^②中，比丘^③道恆立靈仙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探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嶂』者。市中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肆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笛，能爲壯士歌，^④項羽吟。^⑤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⑥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吁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

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卓著，爲國展力三十餘年，攻無牢城，戰無橫陣，常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傍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振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中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失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羲，以罌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美香，醉能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劫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爲「擒奸酒」。酒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轎車爲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二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二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

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粧，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其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至此，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緹繡，奴婢裳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銀緹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注

○楊銜之，後魏人。初魏都洛陽，篤宗佛法，佛寺甲於天下。永熙之亂，城郭丘墟，銜之行役洛

陽，感念廢興，因撫拾舊聞，追敘故蹟，成洛陽伽藍記。

○祇洹，一作祇園，佛經言有給孤獨者，願建精

舍居佛。以舍衛國太子祇陀園地爽塏，欲購之。太子戲言布金徧地，乃賣。給孤獨如其言，因立精舍。曰

祇陀給孤獨園，省稱祇園。其遺址在今中印度舍衛城南。○鹿苑，亦曰野鹿苑。佛經說，上古有金仙

修道石室，有母鹿生鹿女極美。金仙養之，因名鹿苑。乃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今亦通稱爲佛寺之別

名。④雙林，傳燈錄，佛滅後，第一祖迦葉至雙林樹間號泣，佛於金棺內現出雙足。⑤伽藍，佛寺之

別稱，梵語曰僧伽藍，其義爲衆比丘之園。⑥閻浮，梵語，見佛經。卽南瞻部洲，閻浮乃瞻部之異譯。閻

浮樹名，其林茂盛，此洲最多。故以名洲。俗謂閻浮提洲，指中華及東方諸國，其實佛經則指印度言。

⑦舍利骨，釋迦既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

⑧山濤，晉懷人，字巨源，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阮籍爲竹林遊。武

帝受禪，命守大鴻臚，後爲吏部尙書。⑨景明，北魏宣武帝年號，當南齊東昏侯二年，西曆五百年。

⑩比丘，釋氏謂行乞爲比丘，見魏書。蓋謂僧之募化者也。⑪壯士歌，卽荆軻渡易水歌，其詞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⑫項羽吟，卽垓下歌，其詞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⑬正光，北魏孝明帝年號，當梁武帝普通元年，西曆

五百二十年。⑭鍾期，卽鍾子期，春秋楚人，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聽而知之。子期死，伯牙鼓

琴絕絃，謂世無知音者。⑮永熙，北魏孝武帝年號，當梁武帝中大通四年，西曆五百三十二年。⑯

熙平，北魏孝明帝年號，當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西曆五百十六年。⑰神龜，北魏孝明帝年號，當梁武

帝天監十七年，西曆五百十八年。

第六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雜記文五篇，第二一篇記藏書之事，二二篇爲志之體製，二三篇記水及風俗，二四篇記景物及風俗，合前第一學程四篇，在體製上有記有志；在內容上有寫山水，寫景寫物，記事說理，記風俗，在流變上，有南北朝之作家，有唐宋元明之作家，合而讀之，比較而研究之，可以得記事文之大凡矣。

二、作法——文法代名詞。

代名詞之種類：

(A) 人稱代名詞：

自稱——朕，台，邛，身，子，余，臣，走，僕，吾。

對稱——若，女，而，爾，乃，子，吾子，公，君，夫子，卿，先生，

他稱——彼，夫。

(B) 指示代名詞：

近稱——此，茲，斯，是，時，焉，之。

遠稱——彼，其，厥。

泛稱——之，旃，諸，焉，其。

(C) 疑問代名詞：

代人——誰，孰，疇。

代事物——何，奚，曷，惡，安，胡，焉，孰，那。

(D) 複牒代名詞——者。

(參馬氏文通卷二，二之二，至二之六，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三章，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三章。)

二二五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

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擄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出。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之，弗得也。

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注

○陸游，宋人，字務觀，早有文名。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嘗愛蜀道風土，題其生平所爲詩曰

劍南詩稿。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能自闢一宗，故宋以後詩有劍南一派。有入蜀記，南唐書，天彭

壯丹譜，老學菴筆記，渭南文集，放翁詞。

○陸州，在今浙江淳安縣西，卽今浙江建德縣。

○淳熙，宋

孝宗年號，西曆一一七四年。

二六 胡孝廉外傳

王暄[○]

仁和孤林胡氏，自襟寰公歷官中丞，稱華族，孝廉其孫也。名貞開，字循蜚。生而夙慧，喜放誕不羈。九歲時，父仲宣國博，同叔休中庶常，攜之過茗溪。溪有施竹槎截流而壅魚者，庶常戲問孝廉曰：「槎前後左右皆水也，魚觸槎當別去，何依於此，爲

人所烹。」對曰：「獨不見蒼蠅之逗窗紙乎？求進太猛，投明太急，知進而不知退，見明而不見暗，是以不免。」

比長，受知廣輿劉學使，補杭郡諸生。是時海內爭尚門戶，文社迭興，若復社、國表、名山、業人、文聚名最著。孝廉游吳門，訪金沙周介生，約合南北同人，結大社，各立壇坫，檄徵四方文，輯萬餘篇，選八百有奇，名石鼓桐、鏤板行世。孝廉少任俠，好與邊人武士接，習弓馬，旁通劍技。有蕭塘、顧四者，以善相馬，游貴公子之門；偶攜婁東貢家紫駟來，孝廉以百五十緡易之，常馳戲兩峯三竺間。一日從湖隄出定香橋，會樊學使致虛讌僚友於湖，酒酣，步隄上，小坐龍王堂桃花下。看核既具，意氣方豪。孝廉忽驟馬直前，勢不能束，几席爲之傾倒，落英如雨，坐客皆辟易，有仆地者。學使怒，命隸追之，至隄盡處，有橋，橋上輿僮廝養，羣執挺截馬首，禁止不得行。孝廉乃退馬，達橋六七丈，提鞭外向大喝，一縱經過。度葛嶺，迤邐循城而東，涉沙河，出皋亭之背，穿林越莽而歸，日尙未暝也。學使以大索不得，令城中凡有馬者，悉詣官按驗，孝廉聞

之，大笑。

年三十八，舉於鄉，爲崇禎己卯歲也。

流寇起，關右長江以北，亂萌麻沸，朝廷思得文武兼資之材，寄心膂。從大司馬議，下今年鄉試舉子於中式後，別試騎射，如果超距破的，該撫按卽行咨部，擢以異等。顧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恥言介冑，遇躍馬彎弓，輒掩鼻不令同坐立，故佔舉家多不識決拾爲物。九月上旬，監臨王侍御，同主考衛宮諭，顧兵諫泊提調監試諸司，升武帳，集舉人於壇下，張候較射。衆謝不能。孝廉騁馬挾大黃，拓弦三發，皆貫革，主司大喜。明年應春官試，下第，遂南還。遇賊於汝水之西，同行者盡瞻顧不敢進，孝廉怒馬獨發，抽矢引滿弓，逐賊四十里。過市下馬，裸衣踞胡床，納涼樹下，諸同行者方到，相與上酒樓劇飲，咸驚歎爲天人。

甲申後自傷抑塞，未見用於時，一試其所學，將以孝廉老矣。新令，仕宦者不應詔，禍且不測。制府聞孝廉名，強出之，署爲嘉興府刑官，兼攝鹽官縣篆。尋赴部，改選

湘東司李未幾，謫商邱丞，罷去。所至具有實政，然皆非其志也。嘗謂耳體空，受感最捷，因號耳空居士。又滑稽善觸物，不宜於世，取衛武瑟僎之義^①，稱瑟菴焉。

孝廉本無意於時。既歸，乃鑿宅之西北隅爲池，卷池土而上，爲岡，爲嶼，爲絕壑，爲磴道，爲小橋平坡。坡之脊，築室三楹，轉而入閣。閣旁複道，架小屋五椽。蜨叟藍田叔^②傲南宮^③父子雲山一版，因顏曰米山堂。堂中設長几一，以展書畫；方几二，以時食飲；竹床木凳，石盃瓦爐，不使有塵俗氣。虛閣望遠岫平疇，四時陰晴，變幻不一。屋內書數架，備觀覽，早起參楞嚴^④一則，自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飯罷，讀史，有當意者，隨筆記之。午餘臨法書一兩行，或作奇峯一幅，以寫胸中壘塊。客到則烹芥茶，^⑤劇談世外事，小住卽與蔬食濁醪。爲秉燭之敘。輿至步月，不送不迎。雖居近市塵，閉門風雨，如深山然，故乃稱孝廉以明志。

嗚呼，當寇誼之際，上思用文武材，得如孝廉者數十輩，錯置孔道，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國事何至不可問耶！肉食者泄泄談讌，不知收采英傑，知之又不復能薦

之，而淹鬱磊落，至受薦於不願其知者，此孝廉所以傷也！

注

①王暉，清錢塘人，初名斐，號木庵，自號松溪子，順治間諸生。有途生集，霞舉堂集。

②衛風

淇與篇云：『瑟兮僂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鄭注：瑟，矜莊貌，僂，寬大也。

③藍田叔，明

錢塘人，名瑛，號蝶叟，晚號石頭陀。畫山川法宋元，自成一格，極北宗雄獷之觀，浙派山水，至瑛爲最盛。

④南宮父子，南宮，姓米名芾，宋襄陽人，爲文奇險，特妙於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

家。有寶晉英光集，書畫硯諸史。

⑤楞嚴，佛經名，唐人所譯。名大佛頂首楞嚴經，闡明心性本體，文義

皆妙。屬大乘祕密部，楞嚴集注云，首楞翻一切事竟，嚴者名堅，謂一切事畢竟而得堅固也。⑥界茶，

茶名，產於浙江長興縣境，在兩山之間，而爲羅氏所居，故名界茶。亦稱羅界，爲長興茶之最佳者。

二七 吳同初行狀

顧炎武○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

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

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

余旣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

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

紀事一篇，又從吾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

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屈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與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

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注

○顧炎武，清紹芳孫，號亭林，明諸生，入清不仕。其學主博學有恥，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

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晚益篤志六經，精研考證，開清代樸學之風。有日知

錄，救文格論，亭林詩文集等數十篇。○歸生，卽歸有光，明崑山人，字熙甫。嘗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

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爲有明一代大家。有震

川集，山河水利錄，官南京太僕寺丞卒。○西州子夜，西州古曲調名，其辭云：憶梅下西州，折梅寄江

北子夜古曲名，唐書禮樂志，子夜晉曲也。

二八 書沈通明事

汪琬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

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遂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

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鬚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聞

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鑿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耶？」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酒甚懽。居久之，遇赦始得出。

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卽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膂力稍衰矣。飲酒猶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

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弇，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

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人，意氣幹略，縱橫百出，此皆予之所習聞也。其他流落淟沒，爲余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也，何與？當此之時，

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關葺葺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償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概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余所以嘆也。

注

○汪琬，見前第五篇注○。

○鄧州，卽今河南鄧縣外城東南隅。明省穰縣入州，屬河西南

陽府，民國改爲鄧縣。

○姚平仲，見前二十五篇，姚平仲小傳。龍伯康未詳。

○乙邦才，江天乙二人

汪琬皆作有傳，見國朝文錄，江天乙傳，已選載本冊第五篇。

第七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傳狀文四篇。計小傳，外傳，行狀，書事各一篇，合前第二學程四篇比較研讀，關於傳

狀之體式與風格，可以得其大略矣。

二、作法——傳狀。

(1) 傳狀之意義及其沿流。

傳爲敘事文中主要體裁，自司馬遷史記，每一人爲立一傳，而作伯夷列傳以下七十篇，於是歷代正史，皆沿襲其法，而其他文人效之，爲彰處士逸民之德行，爲明庶人百工之事跡，亦多有所作。行狀是預爲作傳或作碑銘而用的一種真實而樸實的史料，漢之胡幹，雖已有楊伯元行狀之作，然其文不傳，蓋行狀名目之稱呼自六朝而後始盛行也。

(2) 傳狀之種類：

- (A) 史傳——前第二學程第五六兩篇卽其例；
- (B) 家傳——前第二學程第七八兩篇卽其例；
- (C) 小傳——本學程第二十五篇；
- (D) 外傳——本學程第二十六篇；
- (E) 別傳；
- (F) 記傳；
- (G) 自傳——高中國文略讀第一冊第二組有例；

(丑)行狀——本學程第二十七篇；

(丁)書事——據姚春木所編國朝文錄，書事卽列於傳狀類。——本學程第二十八篇卽其例。

(3)敘述之方法：

傳狀之文主要在敘事。

敘有原敘，正敘，例敘，分敘，類敘，返敘，暗敘，補敘，夾敘，插敘等分別。

(參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上卷第四章，曹冕修辭學下編第二章，敘述文之各法。)

二九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和

裴迪 ⊖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裏。

江行四首

權德輿 ⊖

晚

曉風搖五兩，殘月暎石壁，稍稍曙光開，片帆在空碧。

晝

孤舟漾暖景，獨鶴下秋空，安流日正晝，淨潦天無風。

晚

古樹夕陽盡，空江暮靄收，寂寥扣舷坐，獨生千里愁。

夜

猿聲到枕上，愁夢紛難理，寂寂深夜寒，清霜落秋水。

秦州雜詩四首

杜甫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偏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驢驢。

⑤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
⑥煙塵獨長望，衰颯正摧顏。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長難。候火雲烽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日過北庭寒。
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注 ①王維，唐祁人，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累遷尚書右

丞，世稱王右丞。擅山水畫，爲畫家南宗之祖。有王右丞集，畫學祕訣等。 ②裴迪，後梁聞喜人，字昇之，

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太祖用兵四方，留迪以調兵賦，王師範謀襲汗，迪密發其謀，極爲太祖

所稱，以司空致仕歸。 ③權德輿，唐人，字載之，幼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官至山

南西道節度使。卒諡文德。與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不爲察察名。風流蘊藉，自然可慕。有

權文公集。 ④杜甫，唐人，字子美，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少貧，舉進士不第。玄宗時拜

右拾遺。甫博及羣書，善爲詩歌，渾涵汪洋，千態萬狀，憂時卽事，世號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

美者有杜工部集，時人以別於杜牧，稱爲老杜。⑤驢驕，良馬名。本作肅爽，亦作驢駮。⑥樓蘭，漢西

域國名。⑦飛將，卽李廣。漢成紀人。文帝時以擊匈奴有功，爲郎騎常侍。武帝時爲北平太守，猿臂善

射，匈奴畏之，號飛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然數奇，未得封侯。後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失道，責

廣幕府對簿，自刎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無不垂淚。

三〇 磧中作

岑參①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夜看揚州市

王建②

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從軍行四首

王昌齡③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④無那金閨萬里愁。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⑤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贈別二首

杜牧^⑤

娉娉裊裊十三餘，豈意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泊秦淮

杜牧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⑥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李商隱^⑦

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若到閬州還赴海，閬州應更有高樓。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煙帶月碧於藍。今朝相送東流後，猶自驅車更向南。

注

①岑參，唐文本後。登天寶進士，後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因中原多故，客死於蜀。

屬文，其詩風調尤高。世稱爲岑嘉州。

②王建，唐潁川人，字仲初，大曆進士。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

百首，尤傳誦人口，有王司馬集。

③王昌齡，唐江寧人，字少伯，第進士，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

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之王江寧。④關山月，漢橫吹曲名。

樂府解題云：關山月，傷離別也。

⑤玉門關，古關名。元和志：「玉門故關，在龍勒縣西，爲西域門戶。」

按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古爲通西域要道。⑥杜牧，唐佑孫，字牧之，善屬文，

第進士。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於杜甫，有樊川集。

⑦後庭花，詞曲名。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

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

庭花，後分爲兩曲，玉樹別爲一曲，後庭花亦一曲。見樂府集。

⑧李商隱，唐河內人，字義山，又號玉溪

生，開成進士。爲文瑰麗奇古，詩與溫庭筠齊名。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辭，而商隱則感時傷事，頗得風人

之旨。王安石謂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宋楊億等摹擬其詩，作西崑唱酬集，遂稱

西崑體。有李義山詩集。

三一 秋興八首

杜甫 ①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
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畫
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
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
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蒼江驚歲晚，幾回青瑣照朝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
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①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②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注

①杜甫見前二十九篇注。②八月杳，張華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

來不失期，多齋糧乘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宮中有婦人織，一丈夫牽牛渚飲之。驚問曰：何

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

卽此人到天河時也。按此處指張騫以郎募使西域窮河源事。③匡衡字稚圭，是時有日食地震之

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以直言逆旨，移華州掾，媿其不如匡

衡也。④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擢諫議大夫。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甫

恨不得講經於朝如劉向也。⑤五陵，卽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高貴豪傑之家也。⑥言夔州之

北用兵，乃隴右關輔之間擾攘也。⑦言當時西有吐蕃，吐蕃之寇未息，羽檄交馳也。⑧三輔故事：

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①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此言喻明皇之幸蜀也。列子穆王籥周穆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②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此言喻肅宗收復長安也。③謝玄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甫哀憐曲江苑，園遊幸之地，而爲兵革之傷殘也。④漢武帝欲求通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乃於元狩三年，發吏穿昆明池，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⑤漢陂在長安鄠縣，紫閣峯乃終南山連屬之峯也。

三三一 秋思

馬致遠①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爭辜負錦堂

風月。

〔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

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妝呆。

〔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補牆頭

缺，竹籬茅舍。

〔離亭宴歇煞尾〕蛩吟一覺纔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

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

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咐咱頑童記

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注 ①馬致遠，元大都人，號東籬，任江浙行省務官。工樂府，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稱四大家，有漢宮秋等雜劇。②綠野堂，唐裴度別墅名。明皇雜錄：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承顧遇，於東都通遠里大起第宅，中堂制度，甲於都中。「注」今裴度移於定鼎門內別墅，號綠野堂。③白蓮社，晉高僧慧遠，與其同志慧永、慧持諸僧，及名儒劉程之等十八人，結社於廬山之麓，曰白蓮社。今廬山有東林寺，卽其地也。

第八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有五言絕句六首，五言律詩四首，七言絕句十一首，七言律詩八首，曲一首。詩以授予

近體詩之體製及風格爲主旨，曲以授予元代散曲之體製及作法爲主旨。

二、作法——詩。

(I) 詩之體製：

(A) 時代本位；

(B) 個人本位；

(C) 句法本位；

(D) 篇法本位。

(2) 詩之作法：

(A) 字法與句法；

(B) 章法與篇法。

(3) 古體與近體之區別：

(A) 從句法上區別；

(B) 從平仄上區別；

(C) 從篇法上區別；

(D) 從押韻上區別。

(4) 絕句與律詩之流變：

(參范况中國詩學通論第三章，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中卷第十一、十二、十三、十九各章，均本

館出版)

三三 復魯絜非書

姚 鼐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况嘗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

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綱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

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弦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

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

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

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籍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注：○魯絮非，清江西新城人，名九皋，號山木，乾隆進士。嘗至建寧，受古文法於朱仕琇，復與桐城姚鼐善。其文冲夷平易，持論尤中正。有山木居士集。○姚鼐，見前第八篇注。○

三四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其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

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注

○李翊，貞元十八年，陸儔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儔用，是其年登第。○韓

愈，見前第五篇注①。

三五 答汪大紳書

袁 枚①

嘗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閒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尚，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弈、好鍛、好結釐①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僕亦從事於斯，則不得不辨。

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既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

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云『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心，則不可。

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即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廩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殯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永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孔子可鈞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穗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朶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青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

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后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嘗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年，人類盡滅，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④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居，廬其居^⑤哉？卽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

此數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答之，吾將姑捨所學而從汝。

注

①袁枚，清錢塘人，字子才，號簡齋，登進士，出知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年四十告歸，築園

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詠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爲詩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古文駢體，

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性灑脫，放情於聲色。尤好賓客，四方人士，投詩文無虛日，享盛名者五十年。有

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

②鼈音毛，屬也。

③彭尺木，名紹升，字允初，長洲人，乾隆二十

二年進士，有觀河集傳世。④周武帝時後周建德三年五月，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⑤見韓昌黎原道篇。

三六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①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

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

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

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葦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沓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①浩蕩，知其何故哉？

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

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厯擊，湧復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豨洲，南薄鷲爪，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滂，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隴^②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慙魄脅息，心驚慄矣。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注 ①鮑照，南朝宋東海人，字明遠，文詞瞻逸。文帝時爲中書舍人。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照悟

其旨，爲文多鄙文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後爲亂軍所殺。有鮑參軍集。②大雷，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舊志云：大雷山爲洞庭之西山，小雷山爲洞庭之東山。③修靈，卽指神。④檣，檣語字，見正字通。音躋，碎也。

第九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書牘之體製及風格爲主旨。以內容言，第三三篇爲論作文之法，三四篇爲論

讀書修養，三五篇論佛，三六篇寫景兼抒情。以時代言，第二三三五兩篇爲清代之書牘，第三四篇爲唐代之書牘，第三六篇爲六朝之書牘。

二、作法——書牘。

(1) 書牘之意義及沿流：

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天，貴在明決而已。姚惜抱謂書牘之爲體，始於周公之告君爽，於是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但又以越之大夫種遺吳王書爲書之嚆矢者，然此屬於上書之類。若往復於朋友故舊間之書牘，要以司馬遷之報任少叔書爲始祖也。

自是而後，代有作者，而唐代之韓柳，宋代之歐蘇，諸家之作，最稱傑出云。

(2) 書牘之類別：

(A) 書；

(B) 簡——比書短；

(C) 札——簡之小者；

(D) 帖——亦書牘之別名。書於竹者曰簡，書於木者曰札，書於帛者曰帖。

(E) 牘——書版也，與簡札同義。

(F) 啓——用於等輩有開除己意之義。

(G) 移——移者，自遠移近，使之周知也。

(H) 檄——用於軍事之際的文書。

(參文心雕龍、檄移書記奏啓各篇、長廬論文第十七頁至十八頁、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上卷

第四章)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復興國文課本六册

高級中學用

(4704.1A)

第一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何 俚 炳
孫 工 松

主編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C六六四

日

復高中國文課本第一冊

六

